立冬时节

深秋还在大地上徐徐踱步, 立 冬就迫不及待款款而来。季节的变 换没有明显的标志,于是,聪明的 古人就用独特的智慧创造出"二十 四节气"。立冬便是二十四节气里第 十九个节气, 也是冬日第一个节气。 立冬来了, 提醒我们: 冬天到了。

站在略显荒凉的原野, 我似乎 看到千百年前的京郊土地上,一队 人马浩浩荡荡地走来。经历过春种、 夏耕与秋收,这片土地傲然于天地 之间,不卑不亢。立冬这日,天子 率领文武百官来此设坛祭祀,虔诚 庄重, 既为感谢土地一年来辛勤的 奉献,也为迎接冬日的到来。为了 这一日,他们都已准备许久,太史 公提前三日就郑重地告诉天子, 立 冬要来了,之后,天子开始沐浴斋 戒, 其他人准备祭祀物品。

我喜欢这样的仪式感。一个普 通的日子,因为这种仪式感而充满

"冬",一年四时之尽水有所凝 时。立冬开始,天气逐渐寒冷起来。 这样的早晨, 谁不贪恋温暖的被窝? 闹铃响起,被窝儿里的人儿几次试 图挣扎着起来,都以失败告终。最 终仍是抵挡不住闹钟的多次催促, 在将要迟到的最后一刻爬了起来。 步行走出家门,一阵寒凉袭来,不 由拽紧衣衫, 瑟缩起脖子, 将双手 交叉放到腋窝或者插进衣兜, 寻找 着最好的保暖方法,心里竟有些期 待羽绒服的温暖了。

平时最忙碌的农民们, 此时终 于露出轻松的笑脸。是啊,收获的 庄稼,都已经装进袋子,他们可以 安安心心的过冬天了。村庄里,午 后的巷子里,多了打牌下棋的农人。 几个妇女搬着马扎坐在他们旁边, 边绣着鞋垫,边商量着啥时候一起 去城里的超市逛逛,给全家买买换

季的衣物。

立冬的夜晚,昏黄的台灯下, 我敲打键盘畅意抒写着对这个节气 的喜爱。忽地想起那个借口天气太 冷,偷懒不写新诗的诗仙,"冻笔 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这样的 李白着实可爱。苦于没有温热的美 酒相伴,只能沏上一杯暖暖的奶茶, 捧在手心,与李白来个千古对话, 却也浪漫有趣。

立冬后,草木凋零,蛰虫休 "立冬补冬,补嘴空",人们不 用担心别人嘲笑嘴馋, 借着秋冬季 节之交这一日,放下一切烦恼和忧 愁,全家人聚在一起,包饺子,吃 羊肉,积蓄力量,度过寒冬。既是 找个由头犒劳一年的辛苦, 更是借 着这个特殊的日子, 提醒自己, 平 淡的生活可以有很多乐趣,寒冷和 温情也可以握手言和。

生活哲理

自从有了微信支付, 我很 少携带现金。前几天,去省城 公出开会。会毕, 赶车, 在体

育南大街上了一环一路 上车前我问 公交。 石家庄当地人,公交车 上能否微信扫码支付车 费。答:可以。

可我上车后, 司机 告诉我, 需关注石家庄 市公共交通公司的公众 号才能交费。我只好就 近找了一位和我年龄相 仿的中年男子,想微信 发红包给他,或关注下 公交公司的公众号。无

奈,都不成功,一元钱让我的 头上冒了汗。

正在尴尬之时,一位8、9 岁的小女孩,手持一张一元钱

> 丘 诗

行

纸币,递给我说:"叔叔,去 投币吧。'

> 我一阵感动, 忙说, 谢谢 谢谢小朋友啊!。终于 为车票的事解了围。

> > 付过车费, 我走 近小姑娘,和她一起 乘车的有位年长的女 性,是她奶奶,还是 姥姥,我不得而知, 我只是道谢。年长的 女性说,有时一块钱 憋煞人。我出门经常 备些零钱,那些出门 在外的都不容易,因 而给好几位外地人交

过车费

我肃然起敬,今后我也得 备些零钱,好为外地到邢台坐 公交没有零钱的人交车费。

记忆深处

重回街道处

我迎着朝阳,回到相隔二十里, 别了五年的那条街去。

时候正是盛夏; 渐近目的地时, 太阳又明亮了几分,带看几丝热气 的风吹过。向外一望蔚蓝的天底下 几座低矮的小楼房立在道边, 几处 缤纷的花装点着街道,显得很生机。 我忍不住兴奋起来了。

啊,这便不是我曾经生活过的 小街道?

我们这次是回来游玩、看一看 的。熟悉的店铺名已是安在一个崭 新的标牌上了,过去常常堆着废旧 纸箱的那片空地种上了花草,高高 的梧桐树梢后已经可以看见几处炽 红色的屋顶……我所记得的这条街 道已经变了,似乎更年轻,更活泼 了一些。

不一会儿,到了我们曾租过的 一座房子前 了。门前的地被磨得 平坦, 近旁的那丛金银花长得更茂 盛了, 走近时空气中一股淡谈的清 香令人心情愉悦。房东大约在新家 住着所以很寂静。

"呀!那不是 --"一种亲切的 声音忽然叫起来。我寻声看去, 只 见一个略有些肥胖,像四五十岁的 大妈放下正清数着的货物,挥着手 向我们走来。母亲见了, 也连忙向 她迎去。我恍然大悟, 记起了她就 是我们斜对面那家便想利店的老板 娘,过去还接送过我上学。"回来 了! 真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呀! 快来, 快来我家门口歇歇来,这儿有凳子。 我正收拾着刚送来的货呢,恍惚间 看见几个熟悉的身影;细望去,可 不就是你们嘛。"便利店大妈一边 搬出几个塑料凳子一边又不休地说 着。母亲也很高兴,两人就热闹地 谈起来了。

我在一旁听着她们那些重逢后 的对话,好不容易才插上嘴,问大妈 我之前的玩伴在哪。"哦?你说的是 小云吧。"大妈把手在田裙上擦动作 了擦,又用围裙抹了抹头上的汗,降 了些音调说:"那丫头啊,现在很少 出来玩了,大多在家里帮她爸干活儿 ……"她用她那粗笨的手指着一家 房子,说:"现在应该在那房子里。 接着又转头和母亲聊着。

我向那座房子走去。在那熟悉 的大门边,过去的记忆都瞬时在脑 海中浮现:那个总是洋溢着阳光的 女孩,曾多少次在这里与她见面, 空旷的地方玩耍时欢声笑语,放学 后一起吃过的奶油味棒冰……可敲 了门后, 开门的熟悉的人脸上仍洋 溢着笑意,个子却高了许多,熟悉 的眼神中有几分陌生的沉稳与成熟 了。认出我后,她眼中仿佛闪过惊 奇和喜悦,说:"啊好久不见,最 近好吗?"我答道:"嗯,一切都

抬头望光,半眯眼,见阳光打 落在梧桐叶上, 化作光圈漾开。当 午后的热气稍退,梧桐树,花园、 小楼房连着向身后退去,车轴带着 夕阳滚滚向前,碾过一段回家之路。

正值陶醉深秋景, 北风忽入寒意浓。 满目萧萧赏心去,静待梅雪笑傲冬。

庚子立冬过石关

欲寻大坝问沧桑, 鉴证当年夜战忙。 水岸幽幽藏旧事,村街窄窄起苍凉。 老屋犹在柴门矮,新院初觉山豆香。 翁媪晒冬墙角下,老亲熟客久回肠。

秋叶

挽留不了你离去的决绝 在秋风中 你翩翩飞进大地的怀抱 是你向往那白雪的洁净 还是风儿给你了 飞翔蓝天的自由 当你带着忧伤 在风中簌簌作响 是不是也想唱一首 无言的歌 让离别的旋律 在生命的丰盈中 走向 冬的远方

不想伸出手 握住你舞动的翅膀 不是不渴望 你永远在我的枝头 陪我到地老天荒 而是给不了你要的天堂 不如放手 让你去追逐你的梦想 相忘于江湖 只希望每个寒冷的冬夜里 让你的名字温暖我

渐渐枯萎的胸膛

爱的方位

"你看。"父亲坐在仓库的箱 子上,旁边靠着一副拐杖。他放 下手中的抹布,用水冲冲手上的 灰尘,凑到父亲跟前去看。

那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 片上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大的是 父亲, 低头笑着牵住那个小小的 身影——那是他。照片上的他正 新奇的看着一片油菜花海, 黄色 海洋明亮而温暖。

这张照片撞开了他尘封多年 的记忆大门。

在他小学三年级刚学会骑自 行车时, 便吵着闹着要骑着它去 上学,父亲没法子,便只好依了 他。于是每天早上,父亲变回从 仓库里推出他那辆崭新的红色小 自行车,再推出自己的那辆,每 天风雨无阻的陪他上下学。他总 爱叮铃叮铃地按铃铛,清脆的铃 声与他的笑声共同谱成一曲欢快 的小曲儿,藏在被碾过泥土上的 车辙印里。父亲也永远在他的左 边慢慢的骑着自行车,和他一同 欢乐。大树的年轮一圈圈增加, 门口的草换了一茬又一茬。原本 崭新的自行车也蒙上了一层灰尘, 沉默地靠在仓库的角落。

十八岁那年,他拿着录取通 知书坐在大巴车里,靠在车窗上, 眼睛扫过一样样熟悉的景物,在

来自左边的温暖

看到父亲时停了下来。父亲也注 意到了他的目光, 笑着朝他挥了 挥手。他的视力并不差,隔着发 灰的车窗也看到父亲飞快的背过 身抹了一把眼睛。车子还没发动, 他竟生出些思乡的情绪来。他也 朝父亲挥了挥手, 离别的伤感萦 绕在他心头。

车子发动,带他离开熟悉的 故乡,前往陌生的城市。

大学时他在林间小道上骑着 自行车, 听着落叶被碾过后碎裂 的声音。明明才刚入秋,他却感 到一股冷意。没了父亲来自左边 的带着笑的注视,他感觉心里空 落落的。又是一年草长莺飞,他 像蜗牛般伸着触角好奇地打量着 社会,很快便被成堆的工作应酬 缠绕窒息。只有在短暂的空闲时 期时才想起给父亲打个电话。父 亲每次都像得了糖的孩子一样高 兴地在电话那头跟他谈天说地, 而他却总是在电话这头嗯嗯啊啊 的敷衍回应。

落叶带来了秋天,整个城市 都被刷上一层暖色,瓜果飘香。 他带着苹果的香气回去看望了父 亲。父亲笑的合不拢嘴, 忙前忙 后陀螺似的为他收拾屋子, 安置 行李,又马不停蹄地为他到厨房 准备晚餐了。吃过晚饭后,父亲 提出要和他出去走走。他抬眼看 了看窗外,漫天的红霞与云朵共 同编织出瑰丽的天空。

他答应了。

于是他和父亲又像小时候那 样并排在路上走着,父亲仍像小 时候一样站在他的左边,像一座 沉稳的大山, 只是已经不能完全 护住他了。星空里的夜色愈来愈 浓稠,雾霭包裹了整个城市,身 边汽车开着远光灯呼啸而过。阴 云逐渐聚拢起来,严严实实的捂 住了天空, 偶尔有几道白光刺破 云层。他心里一抽,一股不安和 恐惧窜上心头,他拉着父亲快步 向家走去。一辆白色面包车像受 惊的野马般横冲直撞地直奔他们 而来,刺眼的灯光让他在原地怔 住了,只能依稀看到一个略显佝 偻的身影被车卷走。意识逐渐回

警笛声,风声,叫喊声,和 着满地的血腥一齐撞进他的大脑。 他坐在救护车上,身子不住颤抖, 脑子里一片混沌。他颤颤巍巍的 举起手臂,双手合十在胸前,闭 上眼睛。菩萨,如来,观音,泰 逢,他把能想得到的所有的吉神 都挨个拜了一拜。

父亲在医院躺了整整两天才 睁开眼来,没多大会儿便又睡去。 他替父亲掖好了被角,调整了一 下病床的高度,拖着疲惫的身子 走到窗边,拉住窗帘挡住了阳光。 窗户倒映出他满是青黑的眼底和 胡子拉碴的脸。他望着窗外,太 阳终于冲破云层,在空中闪耀。 医生在旁边汇报父亲的情况,一 丝不苟没一丝褶皱的白大褂跟同 样洁白没有人情味儿的病房倒是 相配。医生冷漠似机器人般汇报

完毕,转身便往门外走去,却在 即将碰到门把手时顿住了,转过 头来问道:"你跟你父亲不是同一 场车祸吗?"

"是,怎么了?"

"为什么你父亲比你的伤势

"因为他一直站在我的左 边。"

"因为他一直站在你的左边, 所以承受了大部分的伤害?" 医生 把身子转过来,好奇地问道。 '嗯……"他站在窗边,揉了

医生往前走了几步,看了看 病床上沉睡的父亲,脸色微微动 容,张了张嘴,却又想起什么似 的,什么也没说。

一个月后,父亲已能缓慢的 下地行走。这天下了点小雨,天 空蓝得像是重新调过了饱和度, 绿草被洗涮出了原本的颜色,跟 火红的花朵逗趣儿。父亲提出要 和他出去走走,他便为父亲披上 大衣, 拄好拐杖, 扶着父亲慢慢 走到门外。父亲习惯性的想要走 到他的左边,被他制止住。他对 上父亲诧异的目光,笑着说:"以 后让我走左边吧。"父亲愣了一 下,也笑了。父子俩一步一步走 向远方 ……